



Long live

Long live our Dr. 1947

211

高爾基研究年刊

1947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高爾基研究年刊

1947

• • • • •

高爾基研究年刊

羅果夫 戈賓權 合編

—— 一九四七年 ——

(ЕЖЕГОДНИК «ИЗУЧЕНИЕ ГОРЬКОГО», 1947 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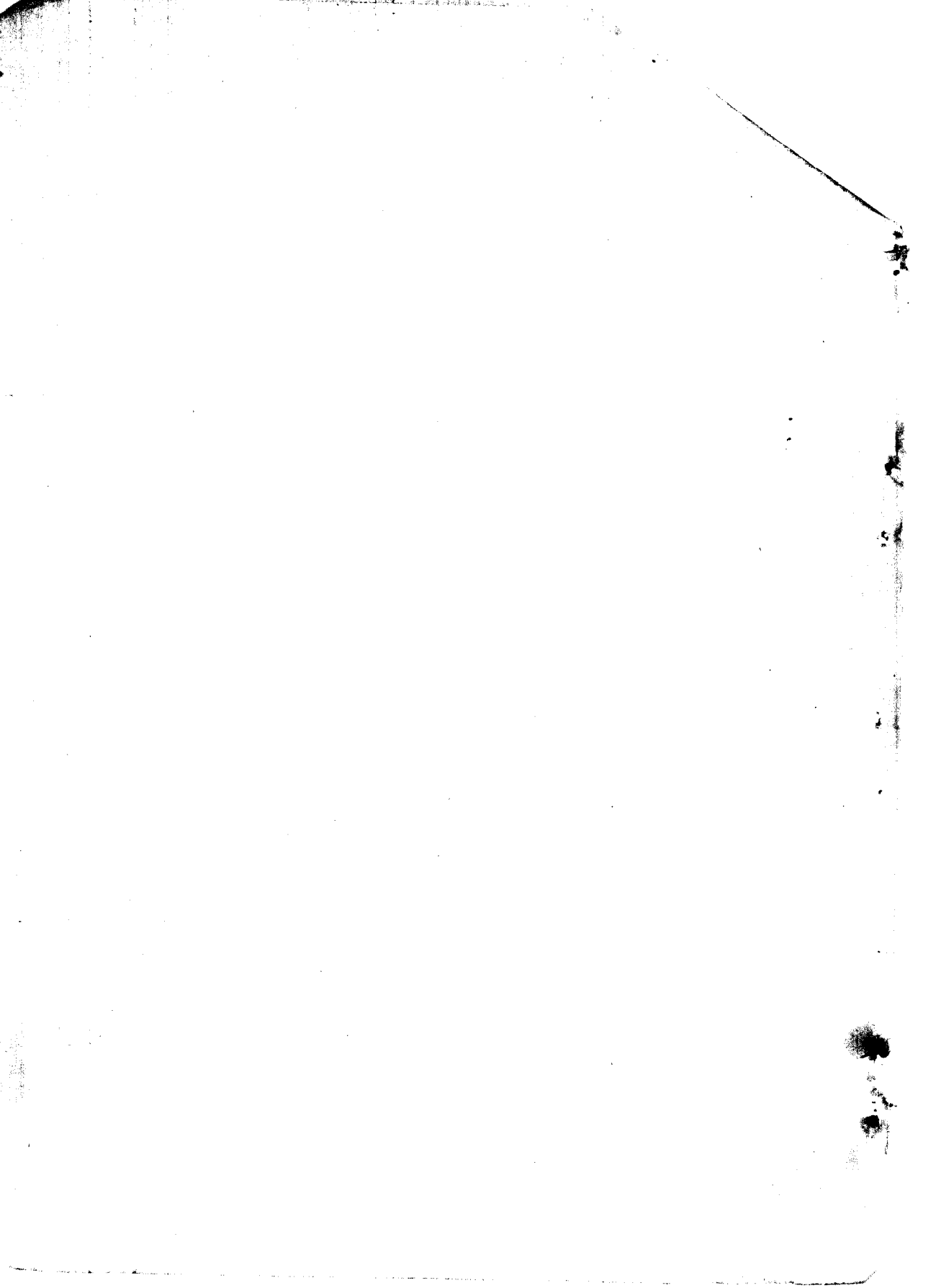
上 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



高爾基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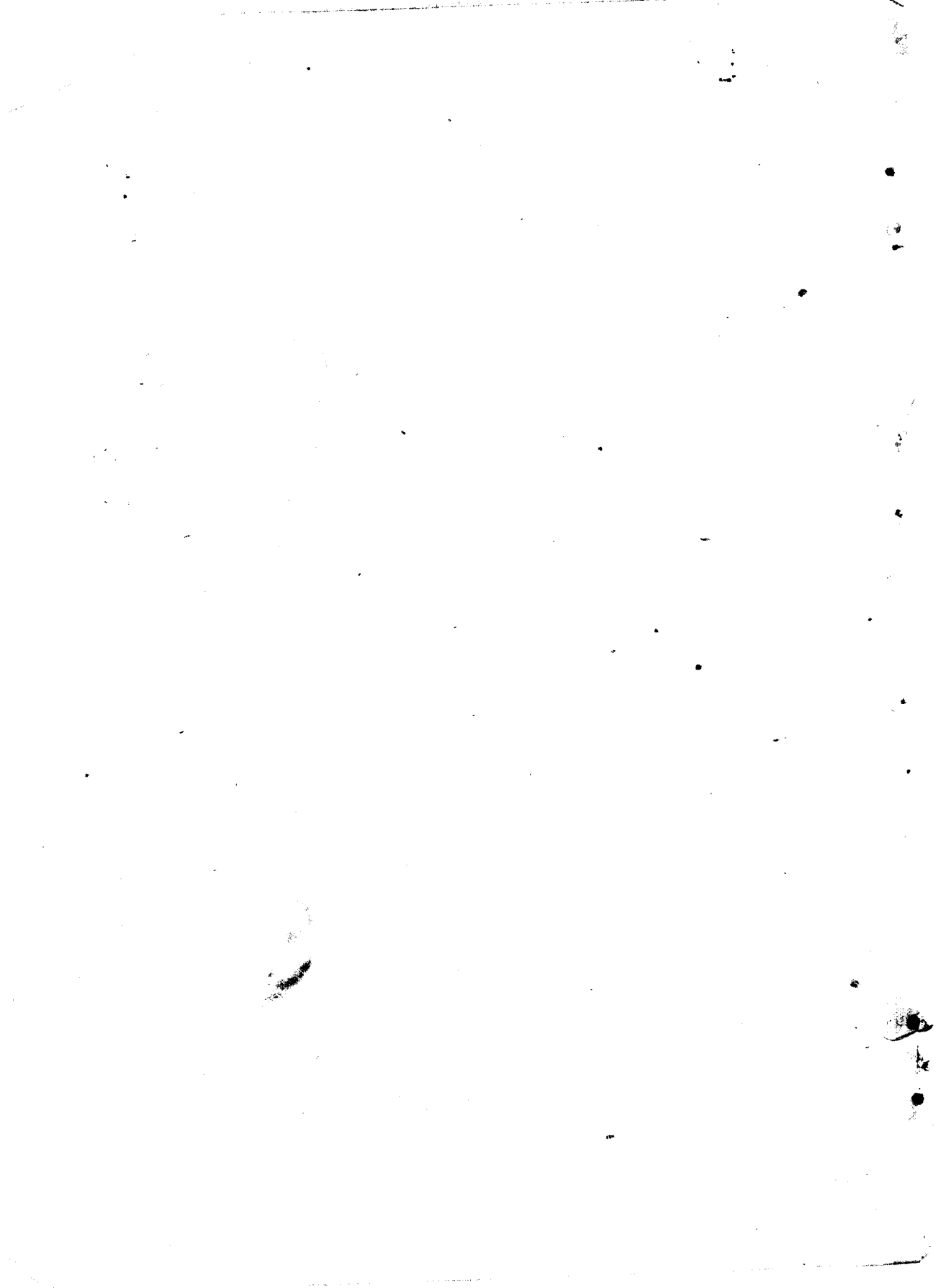
И. 夏德拉作





高爾基和當代

《ГОРЬКИ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葉戈林

(А. Еголин)

高爾基—蘇維埃文學的奠基者

(ГОРЬКИЙ—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高爾基的多方面活動對蘇維埃藝術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高爾基給我們年青的文學指出了方向，確定了原則，幫助作家在他們的創作中去多方面汲取、瞭解和複製現實。高爾基對藝術文學整個以後的發展的影響是特別重大的。他在藝術形象中活化了時代的一切巨大內容：工人革命運動的萌芽和發展，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俄國地主資本主義制度的消滅以及社會主義的建設。

照列寧的評語，高爾基是一個巨大的藝術天才，他給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運動帶來了無數的貢獻。作為民主俄羅斯的歌手，爭取共產主義理想的鬥士，勞動者的至高無上的藝術家，高爾基指出了俄羅斯民族性格的偉大。

高爾基的創作乃是蘇維埃文學的藝術經驗的主要源泉。

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理想家，高爾基在他的作品裏是以一個俄羅斯工人階級的最顯著藝術家出現的。在沙皇統治的年代，作家製作了勞動者遭受慘酷的剝削和他們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的圖畫。高爾基用他的全部文學創作指示出，祇有在勞動解放、革命勝利後，人性的發揚光大才能到來。和俄羅斯的勞動者及知識分子並列，高爾基也勾畫出資產階級，揭破它的反人民性、寄生性和反動性。

還在偉大十月革命之前，高爾基就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文學的創始者和奠基者。「福馬·高爾傑耶夫」(«Фома Гордеев»)，「母親」(«Мать»)，「童年」(«Детство»)，「人間」(«В людях»)，以及高爾基的無數短篇小說與劇本都

是在變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上俄羅斯文學發展的里程碑。

高爾基在蘇維埃時代的創作乃是那些還在革命前他的作品中所確定的原則的自然發展與更進一步加工。在我們的時代，高爾基寫了許多構成整個蘇維埃文學發展中的最大貢獻的作品，——這就是『阿爾達莫諾夫家事』（《Дело Артамоновых》），『我的大學』（《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葉戈爾·布樓巧夫及其他』（《Егор Булычев и другие》），『陀斯吉迦耶夫及其他』（《Достигаев и другие》），『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Жизнь Клима Самгина》）。

高爾基是蘇維埃文學的奠基者；他的藝術創作的原則構成了蘇聯作家活動的基礎。縮短現實的闊度，社會發展遠景的描繪，對俄羅斯人身上自由意志的歌頌，在同途迥不前、小市民現象和庸俗趣味的鬥爭中的熱情——高爾基藝術創作的這些特徵變成了我們當代作家活動的領導因素。

照著名德國反法西斯作家亨利·曼的意見，『高爾基擴展了文學創作的領域，替世界文學開闢了新的道路。他提供了新的題材和新的讀者。高爾基第一個把以前沒有呈現在文學中的那一階級的代表作為主人公帶進了文學。高爾基把廣大無產者羣衆變成了文學的朋友，書籍的朋友。如果現在作家們並不完全倚靠資產階級社會，那麼就是這一點他們也是有負於高爾基的天才的』。



高爾基懂得無產階級歷史的使命。在他的作品裏，工人階級——初次出現在俄羅斯文學中——佔着那實際上是屬於它的重要地位。

在解放勞動者的偉大事業中，高爾基是作為列寧和史大林的同志和戰友出現的。還在一九〇一年，列寧就指出高爾基對羣衆性工人運動的有益影響。他在『示威的開始』（《Начало демонстраций》）一文中寫道：『激動到處在增長，把這種激動匯集成一條反對那到處散播暴虐、壓迫和強力的專制制度的必需性是愈來愈迫切了。在尼士尼（Нижний），十一月七日的一次不大的，但却成功地結束的示威是因為歡送馬克西姆·高爾基而引起的。全歐聞名的作家，他的全部武器——像尼席戈洛德示威的演講員所公正地表達的那樣——就在於自由的言論，可是專制的政府却不經過審判和調查把他從他的故里放逐出來。無賴們控告他對我們起一種惡劣的影響……可是我們却聲稱，這是良好的影響』（列寧全集第四卷，頁三百四十五）。

高爾基在歌頌洶湧澎湃的革命風暴時，稱『勇者的瘋狂』為生命的智慧，對懦夫則加以蔑視的黑印。這裏，偉大的作家是作為列寧的同志出現的。在『莫斯科起義的教訓』（《Урок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一文中，列寧寫道：『羣衆應當知道，他們是走向武裝的，流血的拼命鬥爭。對死亡的蔑視應當在羣衆中間普及開來，應當保證勝利』（列寧全集第十卷，頁五十三）。

在批評小說『母親』時，列寧強調這小說應當在俄羅斯革命運動中起的那一作用。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間寫就的小說銘刻下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在索爾莫夫（Сормов）發生的事變。在工人鬥爭的個別插話中，高爾基指出了工人運動的一般的含義、意義以及具體的形式。高爾基的小說『母親』——這是一本樂觀主義的書；它散播着對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念。高爾基用栩栩欲生的筆調勾畫出一九〇七年社會民主黨在倫敦開代表大會時他同列寧談到這小說的話：

『我說我急急忙忙寫完這部書，但是我還沒有來得及解釋為什麼急急忙忙，——列寧就肯定地點點頭，自己解釋了這一點：我急急忙忙得好，書是需要的，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覺地，盲目地參加革命運動的，現在他們讀了『母親』，會獲得很大的益處。

『「非常合時的一本書」。這是他唯一的，但對我說來是非常珍貴的恭維。後來他事務地打聽『母親』有沒有譯成外國的文字，俄國的和美國的檢查把這本書破壞了多少，等到獲知曾經決定把作者拉去吃官司的時候，就先是一皺一皺眉，後來是昂起了頭，闔攏了眼睛，用一種異常的笑聲笑起來；他的笑聲引來了許多工人……』

列寧非常推崇高爾基的藝術作品，請作家把他的短篇小說寄給黨的報章。

俄羅斯的工人對高爾基懷着無邊的愛。在他的作品裏，他們找到了那種以之生活的情感表達。在這一點上，薩洛莫夫（П.А.Заломов）的回憶是極饒興味的，如衆周知，他是作為小說『母親』中巴維爾·符拉索夫（Павел Власов）的原型的。在『我們不朽的高爾基』（庫爾斯克『青年近衛軍』報，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一文中，薩洛莫夫寫道：

『在革命地下工作時期，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人——極度重視那一合法的文學，靠它的幫助才可能培養起對沙皇、地主、資本家統治的反抗感，憎恨感……

『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的作品對我們說來具有巨大的價值。它們用藝術的形式歌頌寬大、勇毅、自我犧牲、人性的驕矜感、正直、誠實……

『「鷹之歌」（«Песня о соколе»）對我們說來比幾十篇宣言都要來得有價值。我們對於放過它的沙皇檢查處的蠢笨覺得驚奇。祇有死的或是低微和胆小得難以比擬的奴隸才能够不因為它而醒來，而燃起怒火與鬥爭的渴望……

『「海燕歌」（«Песня о буреви́стике»）乃是對革命的直接號召，也許祇有不學無術的沙皇官吏和憲兵才不懂得這一點。

『高爾基在自己的作品裏鞭撻貪婪、懦怯、卑鄙和愚蠢，鞭撻小市民。我們馬上承認他是自己人，馬上決定他是我們的人。他第一個盼望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公民，他喊出了他出色的話：「人——這個字聽起來多驕傲！」』

在第一次俄羅斯革命時期，高爾基積極地參加布爾雪維克報章的工作。在『新生活』（«Новая Жизнь»）報上，他發表了他的著名的『關於小市民根性的隨筆』（

《Заметки о мещанстве》），勇敢而堅決地，不管什麼權威，攻擊忍耐和不用武力抵抗惡勢力的說教。他寫道：

「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兩個最偉大的天才，他們以自己才能的力量震撼了整個世界，他們使全歐洲的詭異目光注向俄羅斯，他們倆作為平等的人站進這些偉人的行列，他們的名字就是：莎士比亞，但丁，西萬提斯，盧梭和歌德。但是有一次他們對自己的黑暗的，不幸的國家卻做了不好的事情……」

「『忍耐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碑揭幕時在他的演講中對俄羅斯社會說道。

「『去自我改善吧！』托爾斯泰說，並且加了一句：『別用暴力對抗惡勢力！』」

「……在這忍耐和對惡勢力不抵抗的說教中有着一種壓迫人的，醜惡的和可恥的東西，有着一種近於惡毒的嘲笑的东西。要知道，兩個世界天才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裏，那裏對人民的暴力已經達到了以自己荒淫的大儒主義使人震驚的程度」（高爾基著『早期革命政論』，頁七十至七十一）。

在革命的年代，高爾基是作為一個布爾雪維克政論家出現，他懷揣着自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祇空談人民的福祉，實際上却不願為實現他們的諾言而做點什麼。

高爾基對任何從各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來的偽衷和模倣社會主義都很靈敏地予以反擊。高爾基的揭露這些假社會主義者得到了列寧的完全的同情。在一九一三年，列寧寫信給高爾基道：

「在您的信裏特別使我高興的是這幾個字：『從俄羅斯知識分子的一切計劃和推論中非常清晰地顯出的是社會主義理想是雜有各種各樣的，在根本上和它敵對的流派：這裏有神祕主義，有形而上學，有機會主義，有改良主義，有借屍還魂的民粹主義。所有這些流派因為非常不固定而更見有害，而且沒有自己的講壇，所以不能充分清楚地加以確定』。

「我着重指出特別使我贊嘆的字眼。那就是『在根本上敵對的』和『不固定而更見』」（列寧全集，卷十四，頁二百七十六）。

一九〇六年高爾基向法蘭西作熱烈的呼籲：不要給俄國沙皇政府以借款。當法國報紙上出現了非難和對高爾基的侮辱批評時，作者宣稱道：

「諸位先生！我真心的對你們說：對我，一個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的愛是深深地帶有侮辱性的！

「我希望，這幾行字能完全準確地和永遠地規定我們間相互的關係」（高爾基著『早期革命政論』，頁五十六）。

完全合乎規律地，和描寫工人階級同時，無產階級的作家也把極大的注意集中在描寫資產階級上。在高爾基的創作中，俄羅斯的資產階級被勾勒得很完全和多方面，起自



高爾基像（速寫）

庫克里尼克賽作

它的升起，直到它的沒落和破滅。

在一八九九年寫就的長篇小說「福馬·高爾傑耶夫」中，高爾基描畫出資本主義的成長，但在同時也已指出資產階級意識破滅、資本主義下降和腐爛的最初徵候。他描畫出資本家的鮮明類型。這裏我們看見了施楚洛夫（Щуров）型的落後的，老式的商人，也看見了西歐化了的資產階級的觀念論者——史摩林（Смолин），達拉斯（Тарас），馬雅金（Маякин）。

但是和他們一起，高爾基在他的小說裏也創造了出身於資產階級圈子的叛亂者——福馬·高爾傑耶夫——的形象。作家在這一圈子裏看見了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剝削制度的缺點的人。

一九二五年，高爾基繼續『福馬·高爾傑耶夫』的題材，寫就了出色的長篇『阿爾達莫諾夫家事』。但是這裏作家更鮮明地強調出資產階級毀滅和退化的意念。在他最後的著作——『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葉戈爾·布樓巧夫及其他』，『陀斯吉迦耶夫及其他』——中也發掘着同樣的題材。

毀損人的心理的那種資產階級社會關係在高爾基的作品中顯得突出而浮彫。這在『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中表現得很清楚。克里姆·薩姆金——是一個在自己周圍散播毒物和腐朽的惡劣而卑鄙的兩面派的類型。

在許多文學演講裏，特別在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席上的報告中，高爾基肯定地證明資本主義乃是全世界的罪惡和苦痛的泉源，它早已耗盡了創造力，但仍繼續保衛自己對千百萬人民的統治。

從他最初的作品直到最後的作品，在整條光輝的創作道路上，高爾基都是解放被壓迫的，無權的勞動者的熱情戰士。他宣揚人民在十月革命中的勝利，驕矜地描寫蘇聯社會主義意識的凱旋。

早在一八九二年，在特皮里西（Тбилиси）的『高加索報』上發表的他的第一篇小說『馬加爾·朱德拉』（«Макар Чудра»）裏，高爾基就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歌手出現。在反動勢力猖獗的年代，在半農奴制的國家裏，他的敘述反對奴役人的鬥爭的藝術小說，浪漫色彩的傳說，一篇接着一篇地出現了。

青年高爾基的浪漫色彩的激情乃是俄國年青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的反映。作家自己規定自己的浪漫主義的性格為『積極的浪漫主義』，它『竭力加強人的求生意志，在他心中喚起對現實、對任何現實壓迫的反抗』。

跟着浪漫色彩的作品而來的是現實主義地描寫勞動的人的短篇小說。

在這幾年的童話裏，傳說裏和現實主義的短篇小說裏，高爾基指出，抗議如何在被虐待的和被擲入不幸的人中間成熟。讀者看見了在那一時代的文學中極不平凡的主人翁。高爾基作品裏的無家可歸的夜店裏的住客，資產階級社會的失掉階級性的人被描畫成能够抗議生活的卑劣條件的人。高爾基的主人翁的特點是頑強和堅韌。他們賦有愛自由和不屈服的精神。這是大胆的，不滿於生活和社會條件的人的色彩明朗的，燦爛的形象。這就是切爾卡斯（Челкаш），柯諾華洛夫（Конювалов），馬爾伐（Мальва）。

在劇本『小市民』（«Мещане»）中，作家創造了一個充滿精力和鬥爭熱情的工人，機師尼爾（Нил）的形象。俄羅斯文學中這一新主人翁的特色是鎮靜地確信自己的力量和照自己的理界改造生活的權利。尼爾的特點在於他並不是孤獨的，他是和工人階級一起行動的。這裏就是他的力量，樂觀主義，以及對獲得勝利的確信。

回憶着自己的『大學』時代，高爾基發覺，『隨着贊賞形象和文字的美』，他『愈來愈被那模糊的對文學的不信任感所困擾了』。在文學中搜尋『英雄』和『強烈的』，

『批判地思想的個性』的青年首先找到的却是奧勃洛摩夫（Обломов）^㉑和羅亭（Рудин）^㉒。高爾基寫道：

『很難想像：為什麼文學家把知識份子描寫成無性格的，無意志的人，事實上却有成百的知識份子到「民間去」，並且有許多已經落入監牢，受到放逐；為什麼一百九十三人案^㉓的人，工廠裏的宣傳家和「人民意志派」——任是怎樣也不能否認他們身上存在着性格和意志力量——在文學中找不到「反映」？似乎，文學在侮辱和磨蝕生活』（『文學批評』，頁四百五十一）。

鞭撻着俄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制度，高爾基在他的作品裏也同時指出，俄國有多少的有才能的，有意志的，精力充沛的人。他用社會事業的鬥士——尼爾和巴維爾·符拉索夫——來與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主人翁——奧勃洛摩夫和羅亭作對照。

高爾基把那些在俄國工人階級中間長大的革命者描寫成意志堅強、全力服務人民、為獲取祖國自由與幸福而鬥爭的人。起自像拉達（Радда）和洛伊哥（Лойко）^㉔那樣的浪漫色彩的主人翁的形象，高爾基以『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來結束創作之路，創造了許多革命的布爾雪維克黨員的形象。

高爾基的全部文學活動喚起了人民的積極性，促進了羣衆革命意識的發展。

還在偉大十月革命以前的好幾年中，作家在描畫為人民事業的剛勇有力的鬥士的形象時就懷着極大的憂忱在他主人翁的行動中銘刻下人的那些在蘇維埃社會裏獲得發展的出色特徵：意識性，對人民的自我犧牲的服務，剛毅，勇敢和英雄主義。描寫主人翁身上的這些崇高質素時，作家就借此在人民中間培養這些質素。

在高爾基的創作中有着俄羅斯人民的不可思議的特徵。『……我看見的俄羅斯人民，』高爾基寫道，『是特殊地，幻想地有才能的人……』（全集第十九卷，頁一百八十一）。一九〇八年，他寫道：『信任你的創造了豐富的俄羅斯語言的人民，信任他們的創造力。幫助他們站直身子，走向他們，和他們一同走』（『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六年論文集』，頁四十八）。對人民，對他們的取之不竭的創造力的信仰使人變得幸福。這是高爾基的衷心的確信。偉大的作家在他的一篇論文中說道：『那些知道人民是精力的不竭泉源，是唯一能夠把一切可能的變成必然的，一切夢想變成現實的人——是幸福的！因為在他們心中總是存在着他們同人民的有機聯系的創作感覺，如今這一感覺應當長大』

㉑ 為岡察洛夫的代表作『奧勃洛摩夫』中的主人翁。

㉒ 為屠格涅夫的名著『羅亭』的主人翁。

㉓ 在帝俄時代，曾有過好幾次著名的對革命工作者的大審案，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最著名的就是『五十人案』和『一百九十三人案』，後者是在一八七七年十月十八日至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之間舉行的，多人被判處流刑。

㉔ 拉達和洛伊哥均為『馬卡爾·朱德拉』的主人翁。

，用大喜悅和爲新文化創作新形式的渴望充滿他們的心」（同上，頁六十一）。

早在出色的童話詩「少女與死神」（«Девушка и смерть» 一八九二年）中，高爾基就已經宣傳對人的愛，發揚人求生的意志。史大林同志對於高爾基的「少女與死神」有這樣的意見：「這東西比歌德的「浮士德」（愛戰勝死）要強」。在這短短幾個字裏就確定了作爲戰鬥人道主義者的高爾基的活動的全部意義。

高爾基憤憤斥責個人主義的說教者，梅列士柯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Θ型的神祕主義者，宣揚「偉大的靈魂熱愛地擁抱整個有形世界」（「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六年論文集」頁四十一）的人。解剖利己主義者、小市民——他們把「自己的牙痛提高到世界大事的程度」——對「個人消滅的瘋狂懼怕」（同上，頁四十）的衝動時，作家歌頌了那爲了理想勇敢地接受火焚的喬達諾·勃魯諾⊙。

在他活動的初期，高爾基在短篇小說「伊席吉爾婆婆」（«Старуха Изергиль»）中說出了成爲他以後全部創作中的出發點的意思：「當人喜歡豐功偉績時，他總會完成豐功偉績的，他會找到還在什麼地方可能。在生活中，你可知道，總是有建立豐功偉績的地方」。

偉大的作家是革命人道主義的擁護者。一九三四年，高爾基寫道：「在我們的時代，在權力者面前威嚴地升起了在歷史上和科學上有根據的，真正全人類的，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的人道主義，其目的是完全解放一切種族和民族的勞動人民的人道主義……」

高爾基見到自己的主要創作任務在於「在人間喚起對生活的積極態度」（「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六年論文集」，頁三）。作家爲解放人民脫離剝削和奴役而鬥爭，他熱烈相信人民「會洞察到，會獲得解放，爲對他們的暴虐和對他們的漠視復仇」（同上，頁六）。

在蘇維埃政權時期，高爾基不斷宣揚蘇維埃國家工農的用來創造新世界的精力。作家不倦地號召從勞動者的生活中消除掉奴隸時代所養成的習慣和癖性。暴露人民的敵人時，高爾基說道：「……反對我們的是過完了那被歷史移去的期間的一切……」

高爾基深信，對人類真正的愛和爲人類將來的順利鬥爭必須接受嚴峻的鬥爭法則：「如果敵人不投降，——就消滅他」。

在作家的這幾個字裏存在着全體進步人類的真理。偉大作家所宣揚的人道主義是戰鬥的，進攻性的。他號召爲各民族平等而鬥爭，說必須手持武器捍衛自由和一切革命成果。高爾基是戰鬥人道主義的擁護者。他說：「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要求永不熄滅地憎

Θ 梅列士柯夫斯基爲與高爾基同時代的俄羅斯神祕主義作家，革命後流亡德國，已於數年前逝世。

⊙ 勃魯諾生於一五四八年，死於一六〇〇年，係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尊崇哥白尼的太陽說，創有新宇宙觀，後在羅馬爲異教裁判所判處死刑，被火焚而死。

恨小市民習氣，憎恨當局……寄生蟲，法西斯蒂，劊子手和工人階級的出賣者，憎恨使人受苦的一切，憎恨一切生活在千百萬人的痛苦上的人」（高爾基著『論文學』，頁四百二十四）。

高爾基宣傳對造成不幸和產生人類苦難的一切的神聖憎恨。在死前的一年，在『無產階級的憎恨』（《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ненависть》）一文中，作家發表了出色的意見：『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真正的，真誠的革命者不能不在心中帶有對自己的卑劣敵人的有意識的，積極的，英勇的憎恨。我們有權憎恨他，這是有足夠的，很好的根據和理由的。我們對一切淡漠的人，懶坯，卑劣漢和其他的壞蛋的憎恨也是有很好的，很正當的理由，——這批人還在我們的國家裏生活和閃閃去，在拯救全世界的，光明的，創造奇蹟的工作上投着卑鄙、無所謂、冷漠、小詐騙、小市民的自私自利等等的灰色的，骯髒的陰影』（同上，頁四百二十七）。

在高爾基的藝術與政論作品的每一行裏都燃燒着對行動、對為前進人類的理想的鬥爭的難以馴服的熱情。

作為一個無產階級的作家，高爾基比其他的作家看得更遠。他具有特別銳利的社會眼光。高爾基能夠用一筆，用一劃來震撼讀者的心，勞動者的心。他承認自己是巨大的人類集團的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高爾基斷定，世界史就是一部為解放創造性勞動的鬥爭史和人對自然勢力的勝利史。

對人的更生——它和人的勞動的解放一起到來——的信心構成了高爾基創作的主要的特色。

高爾基承認勞動人民為生活的真正主人。『誰勞動，誰就是主人』，尼爾在劇本『小市民』中說道。尼爾知道真理會戰勝的，勞動者將隨着時間變成自由人。他具有信心地宣稱：『就是一樁事情我看不出有什麼愉快，——就是我和別的誠實的人却被豬羶、傻瓜和小偷指揮……但是——生活並不是全屬於他們的！他們會過去，會不見，像健康身體上的腫塊會不見一樣。不變的行動時刻表是沒有的！……我們的生活會勝利的！』

高爾基回憶他從伏爾加腳夫的工作中得來的印象，在作品『我的大學』中寫道：『……我很記得我初次感覺到英勇的勞動詩篇的那一天。

『在喀山（Казань）城下，一艘裝着波斯貨物的大船因為破了底而擱淺在石頭上；腳夫工會叫我去起貨。是九月天，吹着上流風，波浪在灰濛濛的河上憤憤地亂躍着，風瘋狂地摧殘着它們的脊背，用冰冷的雨水澆灌着河。工會，約有半百人，陰沉地散在空船的甲板上，緊裹着蓆子和油布……』

但是瞧，這些人，『彷彿去作戰一般，撲向覆舟的甲板和船艙，——叫喊着，怒吼着，拋擲着短短的警句……。他們這樣的工作，彷彿渴望死了勞動，彷彿久已期待着把